

何火任 著

當代文學子論集

胡道静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国强 李远毅

封面设计:江能咏

当代文学论集

何火任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西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字数:336千

1996年8月 第一版 1996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621—0934—6/I·51

定价:19.80元(软精装)

26.00元(硬精装)

序

朱 寨

我与何火任同志是一个单位的同行。我记得他是从外交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文学所的，还是我接待的他。他后来拿出的第一篇研究论文，也是我最先阅读的。老实说，也许受文章题目的局限（好像是“文学与法制”），那篇文章中政治、政策性的议论胜于文学性的评析，也明显打着实际工作者思维的印记，从中不难看出他与文学的疏离。而他回归文学并不是被动和随意的决定。不久，我在报刊上发现他的一首晶莹的小诗，像火苗一样灼烁在眼前；继之在《诗探索》上读到他的一篇诗评，与我最先阅读的那篇文章大不相同，写得相当精粹，使我记起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历，于是我从中仿佛看到了文学火种灿然重燃。原来曾使他疏离了文学的实际工作经历，反过来成为文学助燃的柴薪。不过相处日子不长，我就离开原来岗位，便很少接触了。只听说他主要负责“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文学大辞典》的工作，他承担了丛书中的两集和辞典大量条目的编撰，另外大量繁琐的组稿审稿等主编工作任务也压在他的肩上。此外，我还知道他正在默默进行着《贺敬之评传》的撰写准备工作。我有时到研究室取书信，虽然不是坐班的日子，也见他埋头在卡片箱和成堆的稿件中。我对他学术工作的了解，不过如此而已。当他把这本厚厚的三十余万言的书稿摆放在我面前时，我惊讶了：原来他来所后这些年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上百篇，选入本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一步深感我对他

的了解实在太局限和皮毛了，又怎能说出深刻的印象和意见？

由于时间的限制，书稿各篇未能细读。有几篇因为所写对象与自己多少有点个人关系，颇有兴味地逐字阅读了，这就是关于湛容、张洁创作道路的两篇（前者是《她以文学为生命》，后者是《张洁及其创作》）和阎纲访问记（《有这样一位园丁》），分别对她们的创作历程和成就，阎纲的评论贡献，作了全面详实的评价，其中不少直接调查访问来的第一手材料，鲜为人知。至于其它各篇只是粗略地浏览一遍，只能说点笼统的印象，不过有两点印象还是突出的，即钻探和思辨。本文集分为三辑，也就是说文章分属三个不同的方面，而每辑各篇又是各自独立的单篇，这容易使人产生内容分散的错觉。其实，这三个不同的方面，都是关于当代作家和作品的内容；各篇虽题目相异，但都是围绕着关于当前创作和理论这一中心主题的思考。很像石油钻探，每个钻井各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些散点的钻井，却又是向着共同油层矿区掘进。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如从立项就属于系统工程的专著引人注目，但可以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大部分论文都是正面论证阐释，但不是平板地论述，仿佛面对不同的论者，通过论辩使自己的见解观点得以充分展开，这种思辨的特色，不仅使读者神醒，而且启发更多的联想。

1996年6月4日

以真诚、勤奋的精神从事文学
研究事业，以语言朴实、富有的文辞展
现于世人。为
何火任回书，当代文学论集题句

臧克家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



作者小传

何火任,男,1938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司工作。197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79年至1996年,在中央和省、市报纸刊物上发表诗歌数十首,散文杂论、文学论文和评论100多万字,出版专著《艺术情感》和《文苑觅英》,编撰《谶容研究专集》和《张洁研究专集》,主编《中国当代名作家小传》,参与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和《毛泽东诗词大辞典》等。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常务编委、《毛泽东诗词美学论》编委会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

目 录

序 朱 慕(1)

第 一 辑

论毛泽东诗词与当代旧体诗的创作 (1)

情真意美悼英灵 (22)

——毛泽东悼亡诗的美学特征

情爱美的艺术闪光 (38)

——读毛泽东的爱情词《贺新郎》

纯真炽热的恋歌 (47)

——读毛泽东词《虞美人·枕上》

人生的跃进 (51)

——贺敬之早期诗作漫评

关于“新古体诗”的断想 (60)

感情的颤动与燃烧 (64)

——读流沙河歌咏家庭生活的诗

纵横诗笔见高情 (70)

——读曲有源的近期诗作

青春复萌的歌	(75)
——读韩嗣仪的诗	
老诗人的情怀	(79)
——评牛汉的诗《悼念一棵枫树》	
用诗的激情观照人生	(82)
——析舒婷的《暴风过去之后》	
感情的淬火	(85)
——赵恺诗《镍币》赏析	
诗,可以怨	(89)
——读叙事诗《红莲苦》	
当代新诗拾萃	(93)

第 二 辑

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121)
真实性、倾向性及其他	(134)
——为短篇小说《春夜》一辩	
农村生活变革的画卷	(139)
——评1980年《北京文艺》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	
美,是不能忘记的	(149)
——读小说《风雪茫茫》及有关评论	
朴素的魅力	(154)
——读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	
让阳光驱散心头的云	(160)
——读小说《近的云》	

透过人生看社会	(168)
让爱情在事业中闪光吧	(171)
——读短篇小说《啊，碧青的橄榄》	
显现心灵的奥秘	(175)
——试谈谌容小说艺术的一次突破	
一位东方女性的灵魂搏斗史	(178)
——读周励的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情与理碰击的艺术火花	(181)
——论汪洋的小说创作	
当代小说拾零	(201)
关于现实主义当代性的思考	(217)
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放意识	(219)
关于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态势的答问	(222)
从总体上把握“小世界”	(225)
——短篇小说完整性漫议	
漫谈小说的完整美	(234)

第 三 辑

中国当代作家队伍面面观	(245)
论新时期的作家群体	(275)
一位独具风采的革命作家	(291)
——《贺敬之评传》引言	

她以文学为生命	(297)
—— 湛容的创作道路	
张洁及其创作	(304)
有这样一位园丁	(312)
—— 访文学评论家阎纲	
文艺评论的新开拓	(322)
—— 近几年文艺评论概观	
广阔深邃的理性沉思	(334)
—— 读张炯新著《在巨人的光环下》	
开创当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基本建设	(337)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评介	
艺术情感的魅力	(341)
生活情感与艺术情感	(352)
艺术情感逻辑结构漫谈	(368)
艺术情感的交流	(374)
法制文学浅议	(386)
佛教与文学结缘的媒介	(390)
—— 峨眉山佛教文化现象管窥	
用心血浇灌文明之花	(401)
—— 《悦心录》序	
跋	(408)

论毛泽东诗词 与当代旧体诗的创作

毛泽东的诗歌主张与诗词成就

革命风雷激荡的 20 世纪造就了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饮誉世界的伟大文学家和诗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不断地以其杰出的诗词创作和独到的诗歌见解，给中国诗坛以无与伦比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五四”以来新诗与旧体诗词对立的局面结束了，开辟了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广阔道路。

作为伟大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他的诗歌主张闪耀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性光辉。这些散见于他的书信、谈话和批注中的诗歌见解，往往厚积薄发，言近旨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哲思特色：一、强烈的人民意识，力倡诗歌的群众性和民族形式；二、睿智的革新精神，探求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三、深邃的艺术眼光，张扬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毛泽东关于新诗和旧体诗的诗学观中，都深蕴着这些理论精髓。

新诗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开放出的一朵新花。毛泽东对中国新诗创作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极为重视。1957 年 1 月 12 日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明确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这就确定了新诗在新中国诗坛上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催发了新诗创作的蓬勃生机。毛泽东曾肯定“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但他本人并不喜欢读

新诗,认为“太散漫”,因而主张“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①。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②1965年7月21日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关于“以新诗为主体”、在古典诗特别是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等主张,以及他对富有民族形式的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的热忱呼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旧体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毛泽东非常喜爱历代优秀的旧体诗,然而他并不倡导今人特别是青年写旧体诗,认为“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③。他十分重视旧体诗的艺术形式和内在规律,强调写律诗就要遵守格律,“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指出“用形象思维”和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不能违反“唐人规律”的^④。他认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它“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⑤。毛泽东对旧体诗的理解和主张,同样着眼于民族形式,强调其艺术规律,立足于继承和发展。他对旧体诗词历史地位和生命力的肯定,为其在新中国诗坛上争得了一块发展的园地。

① 臧克家:《毛泽东同志的新诗观》,见《在毛主席那里作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② 吕林:《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问题的科学性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③ 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1957年1月12日),《诗刊》1957年创刊号。

④ 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⑤ 臧克家:《毛泽东和诗》,转引自张炯著《在巨人的光环下》第101~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使旧体诗词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毛泽东的诗歌见解也偶有其片面或偏颇之处，如“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等看法。然而从总体上观之，毛泽东的诗歌主张和诗学观，特别是“以新诗为主体”和“诗要用形象思维”等真知灼见，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事实上，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中国诗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比他的诗歌主张更为巨大和广泛。毛泽东诗词版本颇多，其中主要有最早正式辑集成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由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963年12月出版的平装竖排和小字线装两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均收诗词37首）等。迄今辑录毛泽东诗词最多的权威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诗词选》，其中辑入经作者生前校订定稿和正式发表过的作为“正编”的42首，作者没有定稿和不准备发表的作为“副编”的8首，共正式收入50首。此后，1993年至1994年《党的文献》杂志、《毛泽东年谱》^①一书和《人民日报》又先后正式发表了毛泽东诗词7首，再加上其他报刊杂志和出版物^②中发表辑录的毛泽东诗词及逸诗20余首，总计约80余首。当然，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实际上可能不止这么多^③。

外国友人谈论毛泽东时常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

① 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12月联合出版《毛泽东年谱》，其中《致湘生信》里有《五古》11首。

②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徐涛编著《毛泽东诗词全编》收录毛泽东诗词正编、副编及辑逸共75首。

③ 红旗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美国施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一书第八章注中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70首以《风沙诗词》为名汇集付印。此集至今失传。

国。”^①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其独放异彩的旧体诗词创作，生动地描绘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曲折而漫长的革命征程，抒写了他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心灵轨迹和壮美情怀。

壮阔的革命史诗性质，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突出特点。迄今已正式发表的57首毛泽东诗词的写作时间，从1915年至1965年，跨越半个世纪^②。周振甫说：“毛主席的诗词中，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四十年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差不多每个时期的最重大的斗争都写到了，同时，思想性、艺术性又是非常高的，因此，称这些诗词为革命史诗，是再适当没有了。”^③毛泽东诗词确实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涌动着历史变迁中的时代风云。《沁园春·长沙》气壮山河地表现了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心态和情怀，他面对“万山红遍”的深秋景色和“百舸争流”的时代风潮，深沉而激越地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抒写了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呼喊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最强音。《七律·长征》生动地概括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讴歌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涌动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大潮，揭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哲理。《水调歌头·游泳》勾勒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七律·冬云》、《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诗词，深蕴着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重大主题。《贺新郎·读史》更以如椽巨笔，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斗争史进行了高度凝炼而形

① 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

② 最早的一首是写于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的《五古》，最晚的一首据初步断定是写于1965年底的《七律·洪都》。

③ 周振甫：《毛主席诗词浅释·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

象的描绘。概而言之，毛泽东诗词构成了一部丰富而曲折的中国当代革命史诗画卷，也展现出革命人民与革命领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息息相通的感情史和心灵史。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艺术特征。郭沫若曾说：“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①何其芳也认为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最好典范”。^②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他总是用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观察世界与人生，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英雄主义的气概与革命者真实细腻的感情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诗词创作不仅真切地反映了由黑暗的旧中国变化为光明的新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而且热情地展望更为美好的明天。《念奴娇·昆仑》就是这样的一首力作。该词通过对“横空出世”、有着“千秋功罪”的莽莽昆仑山高大形象的描绘，反衬出“倚天抽宝剑”誓把昆仑“裁为三截”用以遗欧、赠美、还东国的“我”这一时代巨大形象的更为高大，正是这一巨人要创造出一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崭新世界即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世界。这首立意“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主题的词章，又生动地表现出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蝶恋花·答李淑一》也是一朵闪烁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美学光芒的奇葩。词中深情地描绘出革命英烈忠魂升天、月宫仙人仙女捧酒献舞、人间伏虎喜讯引来泪雨滂沱、天地浑然一体、人仙共度悲欢的浩阔神奇、瑰丽壮美的艺术境界。毛泽东诗词的许多优秀篇章，都是这样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真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① 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② 何其芳：《读毛主席〈长沙〉和〈黄鹤楼〉》，1977年9月17日《光明日报》。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①。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的。他的早期词作曾较多地吸取了中国古代婉约派词风的精髓，却又洗去那种娇娆妩媚、绮罗香泽之态，而注入一种纯真炽热、朴素坦诚的新的艺术情愫，1921年创作的表现他与杨开慧新婚后热恋之情的《虞美人·枕上》就是这种词风的代表作。1923年创作的抒写他与杨开慧的离别之情的《贺新郎》，则是一首融婉约与豪放于一体的词章。后来随着他的革命阅历的增长，他的诗词渐渐突现出一种气势豪放雄浑、想象壮美瑰丽、意境深沉浩阔、笔力苍劲奇崛、语言清新典雅、感情真挚细腻的艺术风格。毛泽东的许多优秀诗词是具有鲜明浓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激越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典范之作。

风格即人格。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源于他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人格精神。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一生。他胸怀坦荡，性格倔强，忠诚朴实，大公无私，意气风发。这样的人格、人品，体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就是大气磅礴，雄强豪迈，而又瑰丽清新，深沉质朴。脍炙人口的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人格精神。从情感艺术表现技巧来说，这两首《咏梅》词都是非常精美的，两者的区别主要就在于词中所蕴藏的人格精神的差异。陆游词中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一个爱国的、有抱负的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遭受挫折后那种寂寞感伤、凄凉抑郁、无可奈何而又清高自洁、孤芳自赏的感情；而毛泽东词中通过对傲冰斗雪的梅花形象的生动描绘，却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像那枝梅花一样“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① 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第137页，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1版。

笑”的乐观、昂扬、奉献和谦逊的品格与情怀。同样，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与《浣溪沙》，“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与《满江红》，也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人格精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那高瞻远瞩、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壮志豪情。毛泽东诗词的精神内核和强烈的艺术魅力主要就源于此。

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形成和杰出成就的取得，同他的科学的辩证的文艺观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切相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辩证运用上，表现在他对许多革命哲理和人生哲理的深刻揭示上，也表现在他的诗词中常常贯古通今、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寓庄于谐、虚实相生、动静结合、典雅与通俗相融汇的精美的神来之笔上。特别是他长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巧妙地活用典故、神话和寓言，点化古人的诗词佳句，吸取民间歌谣和俗语，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沁园春·雪》这首词，足以体现毛泽东诗词独特的思想艺术风貌，确为千古绝唱。词中由对冰封雪飘的北国壮美风光的赞叹，进而评论历代英雄豪杰，引发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吞山河的感慨。该词于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亲笔书赠柳亚子，接着披露于同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上，立即轰动山城，震惊海内外。

自《七律·长征》见于1937年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始，在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诗词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哺育了几代人的精神与情操，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时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日、印度、希腊等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